



马克思与韦伯冲突思想的时代差异

刘 琳

摘 要: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欧洲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时代,这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马克思与韦伯就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以这个时代的社会作为主要观察与研究的对象。但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马克思与韦伯生活年代上的短短差距被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进程放大了。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是早期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社会冲突,而到了韦伯生活的年代,马克思所处的早期工业革命时代的欧洲已不复存在,欧洲已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工业社会阶段。这种急剧的时代变革,造成了马克思与韦伯所观察的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进而形成他们冲突思想的时代差异。

关键词: 马克思; 韦伯; 冲突思想; 资本主义社会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的德国及欧洲社会是马克思(1818—1883)和韦伯(1864—1920)生活和进行学术研究所处的历史情景。这个时代正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是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换的时代^①。这个新时代的诞生是以“两次大革命”(即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②。这两次革命标志着一个“革命的年代”的到来^③。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是围绕冲突和革命这一主题展开的。马克思与韦伯的冲突思想正是那个动荡变革时代的产物。作为冲突思想的两大源泉,他们都认为冲突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们都面对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社会的冲突问题,他们都从社会、经济等深层结构对资本主义诞生与成长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与阐释,他们之间有相当程度的继承对话关系。冲突的理论被认为发端于马克思,但冲突理论在 20 世纪中期的发展则要归功于韦伯(特纳,2001:124)。

应该说,马克思与韦伯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冲突问题的两种理解,而这两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差异。马克思^④和韦伯虽然同处于资本主义诞生和成长时期的欧洲,前后相差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但由于他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急剧的转型期,因此,他们之间短暂的时间间隔被急剧转型的时代放大了,这种差异同样表现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思想上。

① 关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界定和论述可参见[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2、409~420 页;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6; 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第 10~25 页;Lord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1960, pp. 19~20.

② 学界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存有争议,但对于“两次革命”所具有里程碑式的时代划分意义,学界一般争议不大。

③ “革命的年代”来自霍布斯鲍姆。他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参见[英]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32~69 页;E.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 Chicago: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④ 马克思大部分重要著作完成于 1840 至 1870 年间,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些著作仅为数量相当有限的同事和追随者所熟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第 19 页。

一、马克思:早期资本主义的观察者

“早期人类的饮食水平和 1800 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差不多。”(曼昆,2009:65)1848 年时,世界人口、甚至欧洲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即使在第一个工业化革命的英国,城市人口在 1851 年前仍未超过农村人口,1851 年也只刚刚超过 51%。除了法国、比利时、萨克森、普鲁士和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 1/10(霍布斯鲍姆,1999A:230)。在进入 19 世纪的时候,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由 39 个相互争夺的公国组成。与当时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仍处在中世纪,无论就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是就政治自由程度而言,都是如此。普鲁士当时还处于封建容克地主的统治之下,他们占据了易北河东岸大片前斯拉夫人的土地,控制着经济和政府,而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附于容克地主阶级。19 世纪早期,“在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就越显得像是长在庄园社会上的一个赘瘤,他们一方面受到贵族的鄙视,另一方面又为那些与地方领主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所害怕或憎恨。”(吉登斯,2007B:212)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对于这种势不可挡的变革的浪潮,德国几乎无法孤立于此种影响之外。但是,两次革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能改变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落后的状况,而且德国同时承受着新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后果。

1. 在政治上,19 世纪的上半叶,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动荡时期,不论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内部政治稳定的国家。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法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相反,革命的发生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极端行为,反而导致这个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尖锐。实际上,在 1870 年以后的法国政局中,没有哪个政府能够维持 20 年以上。而德国,正如马克思在其早期学术生涯中所注意到的那样,“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他们一起经历复辟”(Bottomore,1964:45)。实际上,在政治上,德国在 19 世纪早期根本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不过是君主国的松散组合而已,整个普鲁士主要是被半封建的贵族阶级统治着(吉登斯,2007B:3)。

2.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面,欧洲大陆的德国和法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先进的英国。

在那一时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技术革新使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机械化和大规模工业生产迅速扩展开来。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成为“工业社会”。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滞后于英国(吉登斯,2007B:3)。尽管德国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鲁尔区的克虏伯家族在 1835 年安装了德国第一台蒸汽机,1837 年开掘了鲁尔区的第一口煤矿。1836 年,捷克的维多克维斯地区有了第一批焦炭炼钢炉。但是,这些现代的事物,不过是一个个孤岛,淹没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欧洲大陆的主要生产仍然集中在手工业作坊里,而不在工厂。传统行会制度仍然盛行。“1830—1848 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主要工业地区和工业中心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霍布斯鲍姆,1999B:228-229)。

3. 虽然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在工业化和政治方面都十分落后,但新兴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显现。

工业革命后,失去土地的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陷入了苦难深渊。作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力,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同样处于十分悲惨的生活处境。“1815 年到 1848 年间的劳动贫民处境,着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是任何通情达理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在普鲁士的东部和西部(1847 年),三分之一的居民已没有面包可吃,仅靠马铃薯维生。在德国的中部山区,简朴、贫穷的制造业村庄里,男男女女坐在原木和长凳上,很少有帘子和桌布居民已经习惯了用马铃薯充饥,因饥饿产生的伤寒在西里西亚肆虐,在那里,纺织工人与近代工业进行这注定要失败的斗争。”(霍布斯鲍姆,1999B:274)1844 年,绝望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起义。到了 1840 年左右,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的无产阶级,城市化失控的贫民,已成为社会灾难,成为整个西欧严肃讨论的问题,也是政治家的噩梦(霍布斯鲍姆,1999B:228)。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至少有 14 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为

讨论主题的。而与此同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当罗思柴尔德伯爵夫人佩戴价值 150 万法郎的珠宝出席奥尔良公爵的化妆舞会时(1842)”,数以千计的饥民却从窗外走过。而且,“1848 年以前,任何显著的普遍改善都未发生”(霍布斯鲍姆,1999B:274)。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对这种局面,暴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欧洲。在这种情况下,19 世纪上半期,群众性的社会革命或骚动变得不可避免。1848 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霍布斯鲍姆,1999B:273-274)。

然而,1848 年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未能造成任何根本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1995:376)。但是,1848 年革命将马克思与韦伯直接联系起来了。对于马克思来说,事件的结果使他流亡英国,并且在思想上认清了具体阐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动规律”的重要性。在德国,1848 年的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是韦伯整个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吉登斯,2007B:213)。

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的观察者,德国的“落后”成为马克思早年认识资本主义根本性问题和政治冲突的出发点。任何人面对资本主义早期的这种经济上的落后和日益加深的贫富差距,政治上的黑暗和动荡不安,以及贫苦民众的无比悲惨生活,都不会无动于衷。“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霍布斯鲍姆,1999B:276)。马克思对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黑暗社会状况充满了愤怒并发誓与之决裂,并为未来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这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冲突思想的最早来源。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最初认为,对现存制度的理性批判将足以唤起根本性变革,从而使德国能够赶超其他西欧先进国家。但是,马克思很快认识到,这种激进的批判正好落入了德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窠臼(Bottormore,1964:51),那就是只关注理论而不关注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1995:57)。如果德国想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以对物质力量的认识来取代哲学上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知识必须担任起推动社会政治变革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马克思指出,由于德国发展如此落后,进步的唯一可能性是激进的革命。就这样,马克思总结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并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将这些经验与认识结合在了一起,为其冲突思想提供支持(吉登斯,2007B:4)。

二、“韦伯:我们的同时代人”

用雷蒙·阿隆的话说,韦伯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阿隆,2005:454)。韦伯生活的年代,“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一定不会感到很陌生。它的最为直观的特征,用一句语来概括,就是‘经济腾飞’,1870 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治下,奇迹般的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韦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一直亲身经历着德国的经济如何赶超英法,终于在两个世纪之交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韦伯,2005:2-3)。

在韦伯的时代,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已不复存在。韦伯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两个主要的区别:一是从 1870 年的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主要欧洲国家的内外环境都是较为和平的;二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技术等一系列条件都已改变。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国内情况似乎驳斥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性改变的预言。在这个背景下,韦伯展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主义的出色研究,并似乎走到了马克思的对立面。

1. 韦伯所处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德国国内以及欧洲大陆处于较为和平的时期。

欧洲大陆的和平自 1871 年德法两国缔结的法兰克福条约之后持续了 43 年。虽然欧洲列强在其他大洲还进行着各种不同规模的战争,但德国国内以及主要欧洲大国之间是和平的(麦克雷,1989:50)。这种和平在国际上是由德国的军事和实力政策促成的,在德国国内则是由国内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贵族的勾结和妥协促成的。无论容克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都惧怕和反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为此他们在妥协中寻求团结。具体说,资产阶级在对抗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要依靠容克地主国家和普鲁士军国主义,他们不得不在经济和政治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共同对付新兴的无产阶级。这种妥

协和联合维护了德国国内的较为和平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较为有利的国内福利政策,促生了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较为有力地缓解了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李普塞特,1995:242)。

2. 韦伯所处时代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大陆开始迈入现代社会,德国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统一前的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才刚刚开始。1871年,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这对德国乃至整个落后的欧洲大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统一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统一后的德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最初所阐明的很不相同的国家(吉登斯,2007B:214)。

德国开始“起飞”进入工业化。“从整体上看,这个帝国在19世纪后半叶成为一个以危险的高速度而跻身于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行列的国家。德国工业的规模是相当宏伟的,而且在技术上也是先进的。合理化成为当时的金科玉律……单一的货币,单一的一套度量衡系统,以及单一的工业法和商业法的一套规章制度,都根据新的合理获益的原则而得到实行。各种联合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剧增。……韦伯目睹了工业社会的这幅新景象”(麦克雷,1989:58)。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德国当时的总人口超过英国和法国,到1900年,德国大约3/4的人口住在城市。韦伯看到了人类生活的新场景以及城市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德国这种经济、社会上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对德国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革命潜质的工人运动被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福利国家运动所抵消,持激进革命态度的社会民主党发现越来越与这个社会不相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德国社会的冲突有缓和的趋势,政治氛围趋向于改良主义,而这正是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在1883年马克思去世时,韦伯还是处于学术生涯起步阶段的年轻人。也正是到了这一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真正与马克思观察到的和提出基本观点的时期大相径庭了。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上而下”地变成了一个工业社会(吉登斯,2007B:4)。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从早期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

对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描述和理解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另一种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韦伯的工业社会理论。“工业社会”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圣西门那里,但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许多理解来源于韦伯^①。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则是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吉登斯,2007A:18)。工业社会理论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以及韦伯所观察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业社会理论家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状况,而韦伯等人则反映了新时代的到来。

1. 工业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韦伯,代表了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前后一百年左右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一种描述和解释途径^②。

工业社会理论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途径了解那个时代急剧的社会变迁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冲突问题:(1)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迁在于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机械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过渡(吉登斯,2007A:20)。这种重大的变迁在西欧就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也就是马克思和韦伯生活的年代。这里的“工业化”概念表示的是工厂或企业中商品生产机械化的涵义,而工业社会则表示在该社会中,工业主义已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吉登斯,2007A:23)。(2)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代表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尽管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冲突和张力,但工业社会不仅带来物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且在政治上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与平

^① 韦伯解释西方现代社会的中心思想就是科学、工业和科层制的理性化。参见[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8页。

^② 这种解释途径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普塞特、达伦多夫、丹尼尔·贝尔等。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0~22页。

等的社会,使社会走向越来越依据内在不平等而非外在不平等来分配个人财富与权力的社会秩序(吉登斯,2007A:25)。工业社会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关系,但这些冲突在分化的社会和社会流动性中得到了较好的处理(Ralf,1959:57)。(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生在西欧的尖锐的阶级冲突,工业社会理论认为,这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短暂的过渡现象。这时的冲突,一方面是由于承袭了较多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秩序的阶级地位体制,是后封建贵族权力或价值观念在工业化时代的延伸,造成了当时的压迫性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李普塞特,1995:246-247)。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李普塞特,1995:244)。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活力瓦解了前资本主义秩序的地位体制,与阶级相关的政治冲突的数量也就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早期尖锐的阶级冲突是由于这一社会新形成的各种制度还没有充分的发展。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政治参与权力的扩大,这些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被缓解了(李普塞特,1995:244)。(4)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兴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常见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盛行议会制政府,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议席。这种条件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人为促成的,但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社会政治冲突的尖锐化。(5)工业社会具有其内在一致性^①,这种一致性吉登斯将其定义为现代性。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大略等于工业化世界,是指在后封建时代欧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模式。”(吉登斯,1998:16)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对世界一系列崭新的态度,复杂的经济制度,一系列政治制度(吉登斯,2000:1)。韦伯深刻认识到了工业社会的现代性特质,并指出科层制、理性化等是主宰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所以韦伯更多的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2. 工业社会理论家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划分为早期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两个历史阶段。

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早期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形式,工业化社会才是不可避免地将要主导我们时代的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始必然要经历一个充满冲突和张力的早期阶段,随着这一过程为工业化发展所构成的经济变迁及其所带来的成果所主导,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西方主要国家普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社会”阶段(Lipset,1960)。因此,工业社会理论家认为“工业社会”才是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概念(李普塞特,1997;李普塞特,1995;贝尔,1984)。“工业生产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是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远跟随我们。”(Ralf,1959:40)达伦多夫甚至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称谓仅仅用来指代19世纪马克思所生活和观察的那一段历史时期。

韦伯深刻认可这一点,“货物获得和货物分配的基础某种程度上(相对的)稳定,有利于等级划分,而任何技术的一经济的动荡和变革就威胁着它,并把‘阶级状况’推到首位。赤裸裸的阶级状况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和国家,一般都是技术的一经济的变革时代;而每当经济的变革进程缓慢立即就会导致‘等级的’形成的增长,社会的‘荣誉’又会恢复其重要性。”(韦伯,1997:260)在社会变革阶段,“市场是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紧张的动力根源”,经济体系的变化使原有地位低下的阶层腰缠万贯,而占有高位、拥有政治权力却经济地位下降的阶层则运用权力反对暴发户。比如,“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大革命的行为,……他们早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强迫君主和贵族给与他们显贵的地位”(李普塞特,1995:66)。韦伯认为,这种时代差异对于帮助认识社会变革和冲突的动力是很重要的。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的影响不同。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相比较,马克思所观察到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中的匆匆过客”,是仅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的过渡形式(Ralf,1959:23)。马克思的冲突理论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紧张和冲突的一种描绘,随着“阶级冲突制度化”,阶级冲突逐渐转变为“工业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吉登斯,2007A:38)。

^①这种观点在克尔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参见 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3.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与转型,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迅速和神话般地创造出来的,这种急剧转型造成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差异。

尽管历史学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一直存有争议,但很难把它追溯到15或16世纪以前的欧洲。工业社会理论家们认为,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生产模式,工业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企业与机械化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起源最早也不会早于18世纪的晚期,而且即使在那一时期,也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方零星出现(吉登斯,2007A:11)。在19世纪仅仅一百年里,工业资本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它所带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都要多,都要大。然而,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和转型,却是在极短时间内被迅速和神话般创造出来的,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相当独特的现象(吉登斯,2007A:11)。

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和韦伯所生活的欧洲社会,正好首当其冲地受这些剧烈变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凸现,传统社会彻底瓦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业化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整个时代都处于转型的张力之中。因此,这种时代的急剧转换十分明显地体现在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上。马克思(1818—1883)和韦伯(1864—1920)虽然同处于资本主义诞生和成长时期的欧洲,前后相差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但由于他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急剧的转型期,因此,他们之间短暂的时间间隔被急剧转型的时代放大了,这种转型时代的急剧变迁造成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理解,这种差异集中表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冲突的思想上。

马克思认为,充满内在矛盾与斗争的资本主义是注定要为另一种社会所取代的。因为其内在矛盾与斗争是不可克服、不可调和的。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韦伯的工业社会理论却认为,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早期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转型时期的冲突和张力。资本主义早期之后,随着各种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善,政治矛盾与斗争必然经历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斗争是根本性的,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冲突过程才能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冲突的根源,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和谐一致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且,马克思还相信,阶级冲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韦伯则认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仅仅是近代历史上一一种具有阶段性意义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意义上的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并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相联系的阶级冲突转移到了19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吉登斯,2007A:24)。由于这一社会新形成的各种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阶级冲突和政治斗争是工业社会发展早期所遭遇的严重的社会张力的表现。随着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阶段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随着各种制度的不断完善,中间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以及公民的身份权利、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的扩大(Marshall,1973),资产阶级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的限制,缓解了冲突的对抗性与尖锐性,阶级冲突逐渐制度化,转化为工业冲突,并逐渐让位于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

总之,从马克思到韦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同样影响着当时的思想家。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内在的固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与冲突终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在从马克思到韦伯的几十年间的确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之中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而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会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起到暂时的调和作用,但调和并非终极解决,而这正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和韦伯冲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 [1] [法]雷蒙·阿隆(2005). 社会学主要思潮. 葛志强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 [美]丹尼尔·贝尔(1984).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北京:商务印书馆.
- [3] [英]霍布斯鲍姆(1999A). 资本的年代. 王章辉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4] [英]霍布斯鲍姆(1999B). 革命的年代. 王章辉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5] [英]安东尼·吉登斯(1998).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北京:三联书店.

- [6]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0). 现代性的后果. 南京:译林出版社.
- [7]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7A).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郭忠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8] [英]安东尼·吉登斯(2007B).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郭忠华、潘华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9]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95). 一致与冲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0]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97).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张绍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1] [英]D·麦克雷(1989). 韦伯. 孙乃修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2] [美]曼昆(2009). 宏观经济学原理. 梁小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3] 马克思、恩格斯(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4] [美]乔纳森·H·特纳(2001).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 邱泽奇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 [15] [德]韦伯(2005). 学术与政治. 冯克利译. 北京:三联书店.
- [16] [德]马克斯·韦伯(1997). 经济与社会:下卷.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7] Acton, Lord(1960).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Macmillan.
- [18] Bottomore, T. B. (1964).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New York:McGraw Hill.
- [19] Dahrendorf, Ralf(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 Giddens, Anthony(1986).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Macmillan.
- [21] Hobsbawm, E. J. (1997). *The Age of Revolution*. Chicago: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 [22] Kerr, Clark, et al. (1973).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Harmondsworth:Penguin.
- [23] Lipset, Seymour Martin(1960). *Political Man*. New York:Doubleday.
- [24] Marshall, T. H. (197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Greenwood.

The Time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 and Weber's Conflict Thoughts

Liu Lin (Lecturer,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Europe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as in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rn era, which was an era full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and Marx and Weber were living in this era and took the society in this era a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and study. However, due to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society, Marx and Weber life's small gap was drastically magnified. What Marx observed was the social conflict of the early capitalism transition phase. And as for Weber,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Marx observed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Europe had entered the stage of industrial society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capitalism. Such drastic changes of the era resulted in huge difference in social patterns Marx and Weber observed, which led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conflict thoughts.

Key words: Marx; Weber; social conflict thought; capitalist society

■作者简介:刘 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0。Email:sdcn@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08)

■责任编辑:叶娟丽

